

# 用画笔描绘党史

——评单国栋油画集《铭记党史 不忘初心》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单国栋油画集《铭记党史 不忘初心——中国实力派艺术家单国栋用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功勋》付梓出版。应当说,一个艺术家用6年时光以画笔点染油画,再现建党100周年的光辉历程,是美术史上的全新现象,体现出艺术家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创作的深刻理解,对艺术地再现历史事件、人物的深入思考,达到了艺术地表达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蕴涵。

作为成熟的艺术家,单国栋非常清楚历史画创作的难度,尤其用油画特有的艺术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对他来说充满挑战。在表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艺术创造中,要求创作者必须尊重史实,通过艺术家的深入思考、判断、概括和归纳提炼,以准确完美的艺术审美和具有思想深度的艺术表现形式,把中国共产党辉煌的历史用油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高难度的要求。尽

管上世纪50年代有许多优秀的油画作品表达了革命历史主题,但几乎都是单幅作品,少有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题的系列画作。

从另一方面而言,在新的历史时期用新的风貌和时代气息表现,也是这个世纪的艺术家的难题。不少画家沉溺于无主题唯美主义,画面很少承载内容和思想。从中国共产党真实的历史史料中提炼出历史画,需要具有典型性构思和构图,即面对磅礴的历史,抽取最能体现中国共产党历史内涵意义的画面,艺术地表达历史的真实。不忘初心,薪火相传,牢记使命,为再铸辉煌增添力量。

优秀的历史画,会让受众在艺术作品中营造的浓郁历史氛围中,在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历史人物形象面前,体悟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灵魂激荡。历史画创作的任务就是在对历史基本史实的尊重基础上超越历史表相真实,上升为精神层面的饱含情感的艺术表现。单国栋的油画,在展示中国

共产党百年历史中体现了一种艺术的创造之美,用艺术美和丰富的色彩形式再现党的光辉历程。

单国栋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让人叹服的是他的历史画创作体现了“方寸见世界”,没有一定的艺术创作能力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其多年来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和理解,画面同时体现了西方古典油画的美感,在不违背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发挥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时代情怀。在迎接建党100周年之际,他创作的百幅历史画作,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多层次、多角度的精巧构思,多人物造型组合以及灵活多变的构图,给人以震撼。显然,艺术家饱满的创作激情,源自长期坚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历史画的特殊创作规律。从单国栋创作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画作中可以看出,历史画创作是这个时代所需,它也应该也必须通过画家创作的典型形象和精彩画面,来满足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期许。

有关,他将陈明仓视为自己的“革命领路人”。正是在陈明仓的鼓励下,韦正年报名参军,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枚“棋子兵”。在青树坪战役中,为了解放军顺利突围、减少伤亡,作为国民党师部文书的韦正年,在传递文件时篡改了长官的手令,并带领一个连的战士向解放军投诚。经过组织考察后,他如愿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此后,韦正年一直以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自己,无论是当军队干部,还是转业到地方父母官,他都保持着刚正不阿的姿态,从来不以权谋私。但上岭村的人以及他的父母,对此都非常难以理解。因为当上一方父母官的韦正年,并没有让家中的生活发生太大的改变,他的哥哥一直是农民。在困难的时候,他的4个弟弟妹妹甚至饿死了,为此韦正年的父母一直心怀怨言。

纵观整部小说,令人稍感遗憾的是有关韦正年的“革命领路人”陈明仓的叙述过于简单。韦正年离开上岭村后,拿着先生樊正庭的信,投奔到陈明仓家中。陈明仓当时是国民政府柳州行政监督区税务局长,而14岁的韦正年仅凭借对他的一些举动和言语的观察,就判断陈明仓是共产党柳州工委的重要人物,或许有些武断。接下来,小说很快又跳到了3年后,陈明仓希望韦正年参军当“棋子兵”,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并且举荐他任国民党师部文书。但到了部队后,陈明仓这条线就不见了,他作为韦正年“革命领路人”的身份明显被弱化了。而在青树坪战斗中,韦正年篡改文书、率部投诚的行为,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一腔热血和冲动,而非来自共产党组织或陈明仓的指点。在小说里,韦正年固然是聪慧的,但任何一个英雄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淡化了这个过程,将“投诚事件”的发生简单归结为某种偶然性,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事理逻辑来说,都是值得仔细琢磨的。

尽管有一些遗憾,但凡一平的长篇小说《四季书》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一部充满隐喻的时间之书、生命之书。季节的轮转,为小说铺设了充满诡谲的自然背景;时代的变迁,为小说铺设了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故事的主人公韦正年,正是在这两种艺术底色下,完成了生命的出走与回归。

# 季节的生命隐喻

——评凡一平《四季书》 □李富庭

杜壮作家凡一平的长篇小说《四季书》发表于《作家》2021年第2期,小说讲述了共产党员韦正年传奇的一生。韦正年的传奇始于1937年冬天。那一年,5岁的韦正年身患痢疾,已经奄奄一息,束手无策的家人只好将他抱到上岭村的岩洞中等死。因为当地传统观念认为,死在家里的晚辈不好投胎,还会折长辈的阳寿。但几天后,韦正年竟然神奇地好了起来,还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在黑暗中看见东西,并且比别人看得更远。

《四季书》的故事时间跳跃幅度很大,以主人公韦正年为中心,通过插叙、叙叙的形式将故事铺开,但这并没有让故事变得破碎,反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巧妙的,如果按照固定的线性模式进行叙述,反而会显得枯燥乏味。作者将小说分为冬、夏、秋、春四个篇章,这四个篇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勾连,共同建构了韦正年跌宕起伏的生命变奏曲。

小说的四个篇章以季节命名,既点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又有深刻的隐喻味道。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写的:“如果人生分四季,四季是四个篇章或四个梦境,那么他(韦正年)的人生,冬季写的是生命,装的是关于活着的故事。夏季写的是自由,装的是追求的梦想与现实。秋季写的是爱,装着爱人、亲人与自己的情感。那么春季的篇章写什么呢,春季的梦境装着什么呢?死亡和骨髓。”凡一平像归纳同类项那样,将生命、自由、爱、死亡四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分别置于四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梦境”里进行集中描绘,展现了作家强烈的结构意识,也让读者能更准确地把握故事的演进线索。

《四季书》给我们塑造了韦正年这个丰富饱满的艺术形象,他当过兵、当过地方干部,退休回到家乡后还发挥余热,带领侄儿们创办乡村企业。战场上,他是英勇无畏的战士,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官场上,他是敢作敢为的党员干部,在“大跃进”时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政策的问题,让一县百姓免于饥饿;商场上,他是光明磊落的企业家,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狱8年,出狱后仍坚持还欠公款。

韦正年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坎坷,他在冬季获得生命,在夏季获得自由与梦想,

在秋季收获爱情,却总是在春季遭遇死亡或战争。这像是一个魔咒,无论韦正年收获多少,都会在万物萌发的春季被清零,“死神总是春天来敲门,像是固定不变准时拜访的客人或朋友”。1941年春天,上岭村110口人被日本人残忍屠杀;1952年春天,韦正年所在的志愿军38军伤亡6700人;1964年春天,第一任妻子何菊因患抑郁症,跳江自杀;1969年春天,第二任妻子郑雅琴患上产后风,不幸病逝……每一个春天,对韦正年来说,无疑都是最难熬、最残酷的季节,他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回忆关于死亡的事件,又不得不在春天一次又一次经历新的死亡。

尽管遭受了种种磨难,但在韦正年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始终昂扬向上的顽强生命力。他战胜了痢疾,躲过了日本人的屠杀,经历枪林弹雨却未曾受伤,想上吊自杀又因绳子断了没有成功。因为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开放市场经济,被免去县长职务,连降三级,发回原籍当武装干事。但他并没有任何怨言。韦正年是乐观的、坚忍的,无论是仕途的不顺,还是生活上的苦难,都没有打垮他的意志。谈到这里,我们得回头看看作者在题记中引用的那句诗:“在我身上没有痛苦”。这句诗出自米沃什的《礼物》,我们不妨再结合诗的前后文来看看,“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与帆影。”在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平静的力量,不幸并非真的被忘记了,而是被消解掉了。同样,我们在韦正年身上也没有看到痛苦,他用共产党人的韧性 with 坚定的理想信念,消解了自己身上的痛苦,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因而可以平静地应对一切。当然,韦正年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从容淡定,与他多年的军旅生涯也有着密切关联。正是战场上血与火的

考验,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

在《四季书》中,除了对生命、自由、爱、死亡四个人生命题的书写,还有第五个命题,即:出走与回归。1946年的夏天,韦正年离开了上岭村,开始追逐他的自由与梦想。这时的韦正年,也许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走出闭塞的大山,让他的人生获得了更多可能。但无论走得有多远,他始终牵挂着自己的家乡、牵挂着上岭村。经历枪林弹雨、官场沉浮、商海跌宕之后,韦正年又回到了他日夜眷念的上岭村。他像一位将军那样,检阅着上岭村的一切,他探望村中老人,给他们发红包、和他们聊天,企图用自己身上最后一丝热量温暖上岭村。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即将到来时,他又去到上岭村后山的岩洞。他曾在这个岩洞完成了与死神的第一次较量,80多年以后,他决定在这里回归大地。

韦正年的一生,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见证了21世纪前20年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变化。尽管《四季书》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着墨不多,但我们仍然能在小说中发现属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烙印。在某种程度上,韦正年是一面镜子,通过他的人生历程,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也看到了一个忠诚担当、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干部形象。韦正年能够在黑暗中视物,眼睛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这一特异功能固然具有魔幻色彩,但也有丰富的象征意味。能够在黑暗中视物、行走,是因为心中有光,能够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胸怀远大理想。

站在建党百年这个时间节点,来审视韦正年这一艺术形象,可以看出韦正年其实是万千优秀共产党员的化身。100年前的共产党人,不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的吗?韦正年的成长也与共产党员陈明仓

# 电视剧中的女性主义新趋向

□马银平(回族)

家庭生活中的贤妻良母,但是经历了一系列超出常人的感情或生活上的打击之后,她们意识到了性格独立和权力至上上的重要性,开始从蒙昧中觉醒,从而跳脱出了对男性的依赖,在暴风雨中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奋斗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她们的成长过往往往离不开与“权力”的纠缠往复。

比如甄嬛,进宫本来是抱着来充数的念头,可偏偏被皇帝看中入选。因为后宫的残酷斗争,天真的甄嬛慢慢放弃幻想、直面现实,开始变得精明而狠辣,成为宫廷斗争的胜者。再比如芈月,其一生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从当年最受宠爱的小公主到在宫中备受迫害,到最后执掌秦国大权。她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前期遭遇磨难、险象环生,经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之后,终于刃利出鞘,直指权力的巅峰。这类剧好比男性题材中的《亮剑》《琅琊榜》,观剧之中带动观众内心惊心动魄、时而血脉偾张,时而悲从中来、时而喜极而泣。

**女性新群像:百花齐放的个性刻画**

这一阶段的女性形象刻画最大的变化是由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发展。告别了前期女性主义的暴风雨雨,越来越多的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开始关注、审视当下女性自身的发展,而且注重在不同女性的个性刻画中实现共鸣,直指一个主题,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欢乐颂》《三十而已》和《北辙南辕》。

相对于以往女性题材的单一性,《欢乐颂》同时聚焦了五个角色形象差异较大的女性。每个女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诉求,甚至不同的烦恼,樊胜美、安迪、曲筱绡、邱莹莹、关雎儿就是这样五个不同的女人。

整个作品就像一篇叙事散文,时而舒缓有致,时而冲突激烈,遣词造句看似形散,谋篇布局实则神不散。五个女人,五种人生,被巧妙地放置在同一屋檐下,五条线索各自进行但又互相缠绕,表达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她们的遭遇、她们的烦恼都源自于一个事实——身为女人面对的困难,虽然她们性格迥异,但却心灵相通,共同抗争着不公平的人生。作为一部当代都市女性情感励志题材剧,《三十而已》讲述的是以顾佳、王漫妮和钟晓芹为代表的三位身份地位不同的而立之年都市女性面临家庭生活危机积极应对的故事。顾佳是一个相对上层的全职太太,可有一天她发现了真正富有的生活,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开始了拼命挤入上层的奋斗;王漫妮是从外地来上海奋斗的漂派代表,靠自己异于常人的勤奋努力一步步往上走,可还是遭到小人物算计,步步惊心,于是开始反击;钟晓芹代表了大多数底层小白领,上进心不强,只想过小日子,但无意间高价卖出了自己的作品,内心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古语“三十而立”,表示30岁的男人将承担着更多的家庭和社会的重任。《三十而已》则表达着另一种声音:在现代社会中,女人同样经历着“三十而立”,同样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正在网络热播的《北辙南辕》,又是一部都市女性群像剧,讲述五个女性在携手创立“北辙南辕”餐厅的过程中收获成长与爱情的故事。虽然剧中五个女性形象的刻画比较独特,然而最受网友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女性的形象——70多岁的姥姥白静慧。老伴去世后,姥姥和唯一的儿子10年没来往,过起了老年单身生活。老伴生前偏心儿子,白静慧却活得明白:“这人啊,临了只能靠自

己。把财产出去换取儿子的孝顺?没戏!”10年中,白静慧每天从一睁眼开始就安排得满满当当,白天去公园唱唱歌,下午在家和牌友们搓搓麻将,生活得怡然自得。虽然和儿子关系冰冻,但白静慧却对孙女戴小雨敞开了无私的怀抱。然而当她发现孙女戴小雨的新工作总是深夜应酬,经常是醉醺醺地回家,且衣箱里还有昂贵的衣服和包包时,深怕孙女走错路的白静慧明确表示:要么把你的“不正经”工作辞掉,要么从我的家里搬走,倔强的戴小雨深夜被赶出门去。白静慧的做法看似无情,实则通透,她用实际行动给后代女性上了最珍贵的一课:做人一定要有原则,年轻时候要靠自己,年老时候更要靠自己。

**全方位平等渴望:打破男性话语神话**

随着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主义涉及的范围更广,关注的点也更多,即要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形形色色的世界,更多地从社会地位、就业机会及报酬等方面要求男女平等。反应在影视剧作品里,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关照个体,而是同时探寻着大部分女性获得平等话语权的自由之路。此前热播的《都挺好》虽然只重点描绘了一个女性——苏明玉,但硬核的苏明玉成了家庭的主心骨,打破了几年年来“男人当家做主”的传统思维。至于《流金岁月》和网红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就更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流金岁月》在题材上更偏向小众,虽然倪妮、刘诗诗两大流量美女明星的温情演绎以及老戏骨陈道明的加盟极大地增加了戏码,但是真正让该剧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剧中女性主义的新趋向。有

走进北京798画廊空间,66幅黑白摄影,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展厅各处。走近照片,面对着照片中古都北京的古城、胡同,行走于其中的人物,醒目的抗疫标语……耳畔不禁响起了市井声息,脑海中映现出一幅幅抗疫的生动画面,将人们感同身受地带入到抗疫战役中。

2019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毫无征兆地突然袭来,瞬间还将沉浸在春节喜庆氛围中的北京市民生活无情打断。时至今日,这场波及全球的世纪疫情,依然在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地肆虐着。置身于北京抗疫生活中的吴雁,在疫情爆发初期,便以敏锐的目光,细致观察北京市民在疫情中的心态表情。他徜徉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巡视着疫情期间北京人的生活景象。经过一段时间走街串巷的观察,他从北京市民的抗疫生活中,感悟到了一种沉静于心的淡定、平和,甚至不失幽默的地域心态。这种独特的地域心态,使他回忆起了儿时生活在地安门、后门桥、雨儿胡同的街坊四邻,以及出没于父亲单位北京画院的一些老先生的谈吐风貌。老北京胡同、四合院的生活氛围、人际关系,无疑鲜明地蕴藏着北京的地域文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北京人的表情,不仅唤回了吴雁许多童年生活记忆,同时促使他从这座千古古都的当代市民身上,更深刻地品味出了延绵于心的老北京地域文化。这一切身体会,使他毅然再次拿起了当年在《深圳晚报》摄影部工作时的相机,不辞辛劳地盘桓在童年记忆中的地安门一带老街、胡同、院落中,捕捉着疫情生活中北京市民的各种表情,并有意地将人物形象,定格在独具古都历史风貌的背景中。历经一年多的不懈奔走拍摄,拍摄下了上千幅人物照片,最终完成了这个个人摄影展。

不可否认,吴雁手持数码相机,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用镜头记录下疫情期间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其作品贯穿始终,大量出现的是那些古都代表性建筑,已经构成了一道北京的历史风景线。而活动于这些历史建筑中的当代北京市民,则又将疫情时期的北京生活与古都构成了一种互为印证的历史传承。吴雁可谓润物细无声地将北京的历史底蕴与现实内涵,通过这次抗疫特殊氛围的还原,更加具有现时感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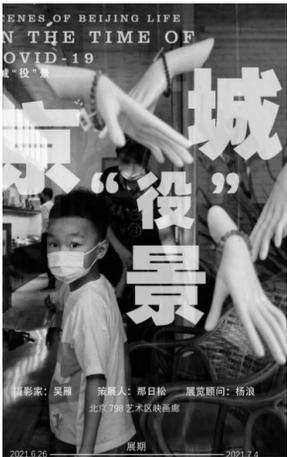
作品中不仅有在《天安门广场》上默默行走的人群,《鼓楼西大街》冒雪执勤的共产党员,《建外SOHO》喷洒消毒液的白衣人;更有《钟鼓楼北广场》舞动的在瑞雪中的晨练者,《什刹海体校门口》呈骑马踏蹄姿态锻炼的老人,《电报大楼前》为疫情中的逝者驻足哀悼的行人……此时此刻,口罩成为这座古都市民的集体标配。然而从口罩上露出一双双眼睛透露出的,依然是北京人淡定从容的目光。这种从容淡定的目光,源自脚下这片历史文化深厚的土地。因为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拥有过令世人翘首的历史辉煌,同时也遭受过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屈辱,辉煌苦难的历史共同塑造了古都人的心理。如今的北京人己是一个融会多种文化的开放包容的大众群体。而代表着这座古都辉煌的那些古老建筑,就像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世纪老人,品味着历史沧桑,感知着未来希望,不舍昼夜地倾听着这座古都日新月异脚步声。正是由于这些历史遗迹的存在,才使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拥有了自豪的地理身份和历史的骄傲。

我想触发吴雁义无反顾地拿起相机,走进疫情进行时的北京街巷,将疫情时期的市民心态,叠映在古都的历史背景中,将历史的北京与当代的北京,在“役”景中重新加以审视,这其中既充溢着一种使命召唤,又让人有一种童年生活的旧影重温感,可谓是一个意境丰富的摄影展。

疫情还未有穷期。吴雁的《京城“役”景》摄影展适时推出,目前已入围2021第21届上海国际摄影大展。我相信这肯定只是一个开始,更鲜活感人的反映抗疫生活的各种艺术,定将会不断涌现出来。相信吴雁摄影展中的“役”景人物形象,也会长久地留存于人们心中,成为古都北京新的历史记忆。

——观吴雁《京城“役”景》摄影展 □尹汉胤(满族)

# 民间视角的疫情



《京城“役”景》摄影展海报

人说,《流金岁月》的火爆在于其抓住了当前的热点话题,剧中有关“沪漂”“凤凰男”“老少恋”的话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其实该剧最大的亮点是剧中“双女主”的叙事方式,通过聚焦和演绎女性友情,打破男性话语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的觉醒。在男性话语中,从来都有“塑料姐妹花”的说法,两个女人之间似乎不可能有真正的友情。但在《流金岁月》中,经过女性主义的锻造,女性友情一样可以“情比金坚”,让“女力流金”。

《传闻中的陈芊芊》则以穿越剧的形式为现代生活中苦苦煎熬的白领女性争夺话语权。剧中七流编剧陈小千意外卡进了自己的剧本,变为以女为尊的架空国度的三公主,实现了男女权力位置的绝对调换。这种完全反转男尊女卑的故事情节其实是一种反讽,用以女为尊的社会镜像讽刺了经济社会男尊女卑的可笑。剧中主人公最终学会了爱与成长,成就了人生。

除了现代都市情感剧,近年来不少影视剧通过少数民族女性形象来诠释女性主义,例如隋唐剧里的独孤皇太后、辽金剧里的萧太后和清宫剧里的孝庄皇太后等。而即将播出的古装历史传奇剧《洗夫人传奇》,则更是以正剧的形式,讲述了少数民族女英雄洗英的传奇一生。洗英(洗夫人)生活于梁、陈、隋三个朝代,是我国闻名的俚族女首领,她一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叛乱掠夺和贪婪,高瞻远瞩,有勇有谋,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她保持了岭南110余年的和平稳定,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剧情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贵在从历史的视角再次为女性正名,用历史的事实打破传统的男性话语权,为女性主义呐喊助力。

影视剧是社会潮流的风向标,是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艺术化表达。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伴随着影视话题的不断演绎和表现手法的进一步深化,希望影视剧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关注能不断深化与发展,引领观众对女性角色的新思考与新认知。